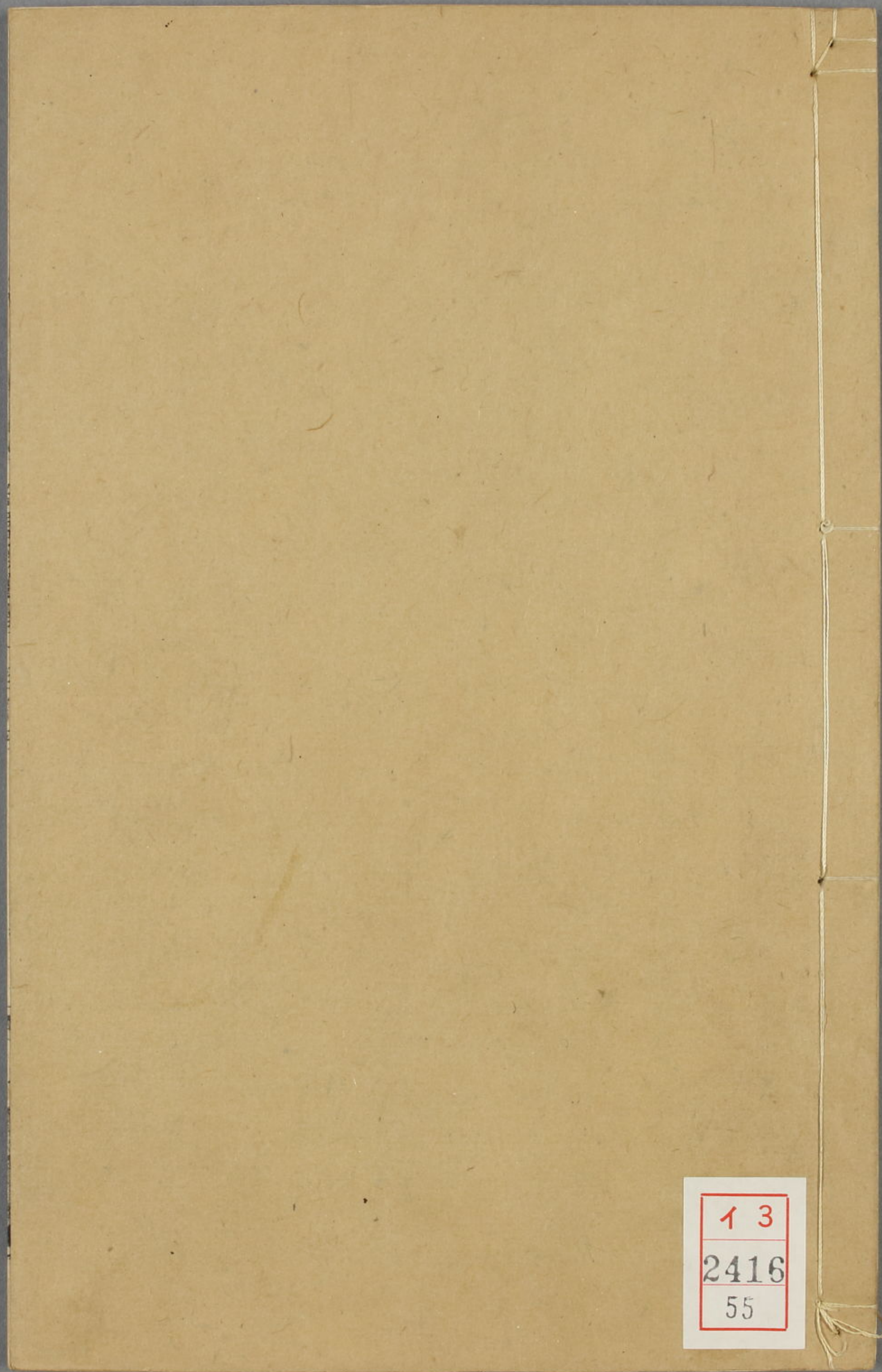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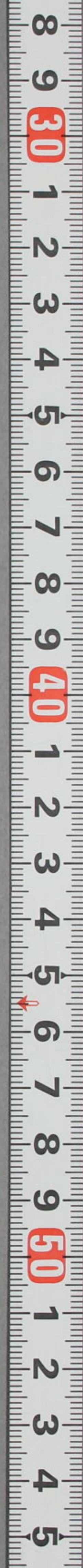




13
2416
55



13
2416
55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設官部五十五

督郵 功曹 錄事參軍 司理 附

中正 附 上計 判官 附 孝廉 秀才 附

增 知州

督郵一

杜氏通典曰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

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後漢歐陽歙

汝南舊俗十月鄉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宴飲臨饗禮

畢歙教曰西郡督郵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

於朝主簿讀教訖功曹鄧暉前曰司正舉旼以君之罪

肱以直從曲臣暉敢再拜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股

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旼謝明府德也可無受門下掾

曰實歙之罪也敬受旼暉免冠謝遂不宴而罷受陳球歙

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擣督郵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督郵

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之

督郵二

原 所舉應法 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閼
瑯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也
 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悉召故吏令有文者東武
 者西尹翁歸伏不起曰文武兼備惟所施用遂召上辭
 問甚奇其對
 徙署督郵
 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
 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
 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
 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印中
 太守奇其才 張
 漢記云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
 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

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爲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
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閭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
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
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
也
褚禧稱史陳留者舊傳云褚禧兼部督
之誅漢書云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爲東部
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
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
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
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按師古云渠讀曰
詎詎豈也又云印讀曰仰仰頭而對也
千寶搜神記云諒輔新都人爲郡
督郵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焉
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爲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
其園陵樹藝皆諱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理帝善之勅
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
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爲耳目後漢
設官部

書云蔣崇為北海相督郵缺更選功曹吏徐蒙曰無可
為者唯功曹耳崇遂署蒙遣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
也日為視聽鍾離意別傳云意為會稽中相以督郵為
考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到對曰督政舉大綱不
郵受任中督郵當奉繩千里為視聽云政
意為會稽大綱對太守曰夫千里之政
但當舉大綱對太守曰夫千里之政
司馬彪續漢書云鍾離意仕郡自張矣
酒者府下記案考之意以春秋先為督郵縣亭長有受雞
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
內且闕遠鍾離意別傳云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署意
鍾離不冠中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入家
至賜醫文公不受一食謝承後漢書云問人統字文
藥也負擔卧則無被連膚皮馬融無留事序云融長笛賦
以自覆不受人一食之饋馬融無留事序云融長笛賦
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

傳云范滂被誅受賕滂曰為北部號曰軺車謝承後
郵有記囊若為賕直六十耳
計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陳頴獲隱匿王隱晉書曰
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曄
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功曹一

杜氏通典曰按功曹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後
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滂外甥李頌為
鄉曲所棄中官以頌請資資請以非其人召資遷怒推
書佐乃指滂受笞死謂之范黨又許劭字子將為部
功曹于將正執機衡允齊風俗歷代皆同晉山濤為
郡功曹後位至司徒如墮於淵仲雄陽平太守杜恕
通舉為功曹月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
功曹不聞杜府君決錄曰孫晨北齊諸州有功曹
設官部

叅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
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叅軍開元初京尹
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叅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叅
軍今掌官園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
之事 宋以後無

功曹二

原為主吏 作朝右漢書云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
又東晉謝功曹賤云云 好人倫 尚仁義蜀志云龐
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
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 沒南先

賢傳云王威為汝南 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東觀漢

勤為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 高士傳云法真恬靜
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
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

若欲吏之真將在北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晉書曰
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晉書曰
吳達合門大小一十三人亡備情三年內成七墓十三
棺太守張崇之嘉其節操召為功曹顯以三牒劉咸慕

雁之禮 華陽國志曰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
其名召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竟入獄咸乃
之 陳蕃設榻 樂巴入壁後漢書載徐穉傳云陳蕃
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
去則懸之 神仙傳云樂巴少而好道不脩俗事時太

守躬詣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
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
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
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乃巴成也

設官部 尚書卷一百十五 功曹 四

臧洪奇士

任旭真人

魏志云臧洪太守張超請為功

政教恩威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畧

之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因見洪與語大異

秀居官貪穢任功曹正色苦諫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

送秀其讞曰任功曹真人也陳禪舉善薛勤拔賢漢

書云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宗資主諾成瑨

邦內所畏漢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

坐嘯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

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諾南陽太守李壽薦異行許劭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周章絕馬鞅鮑永拔

進賢才李壽詳謝承後漢書周章絕馬鞅鮑永拔

佩刀後漢書云周章初仕郡功曹時寶憲封冠軍侯就

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叔房之親退就藩國禍福

難量明府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

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多以交

關得罪太守倖免又曰鮑永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

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

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下

捕矯稱者永鍾皓之薦陳寔任以代已吳璆之選

由是知名謝譚舉乃得人漢鍾皓穎川人為郡功曹命辟司徒府

謝譚舉乃得人臨去辭太守薦陳寔為功曹吳志云

舉謝譚為功曹苟非三語之才則泰六聯之首白詳

帖氏六衆吏之師不撓之節論衡云變復之象謂虎

也功曹衆吏之師虎諸獸之雄會稽典錄云魏朗從

太守行春寢於閣外感時志激中夜長嘆府君朝問昨

歎息者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

之志朗功曹佐正旦與祿吏上朝時功曹吏顧翕被裘

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翕不敬勃率撤去翕患而不

聽以手殿朗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曰朗當

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當職割斷改操飭行南

設官部尚書貢禹卷一百十五功曹

先賢傳云王與字稚子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
避豪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顯寵對曰
任功曹王與初為郡功曹能太守大悅與由是顯名
許劭字子將莫不改操飭行同郡太守徐瑒甚敬之府中
將為吏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去漢
歸車將見遂才識簡覈清濁異流後漢王常為汝
許子將見遂才識簡覈清濁異流後漢王常為汝
章朝右簡覈人才委功曹陳蕃云詳錄事參
軍章朝右簡覈人才委功曹陳蕃云詳錄事參
黃堂圖形明堂謝承後漢書郡功曹郭丹字少卿太守杜
夫詩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
德勅以丹書編署黃堂以為後法今功曹推賢可謂至
會稽功曹詔郡馮勤高能岑晊高才後漢馮勤初
縣圖形明堂謝承後漢書郡功曹郭丹字少卿太守杜
功曹有高明堂稱期常從先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山松後漢書曰岑晊有高明堂稱期常從先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
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為功

曹
第五頡字子陵
幼陵公正
子陵清正
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
郡功曹云云
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華茂為功曹
清正為郡功曹
謝承後漢書周
穆為功曹云云
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
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
節抽拔幽陋魏志云袁渙好清靜舉動
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
太守善用士
其名會稽典錄魏徵仕郡為功曹府君貴其
善用
孫紹廊廟才
庾袞非常士
吳錄云孫紹北海
士紹有廊廟才後為相
稱紹有廊廟才後為相
穎川太守徵為功曹袞服
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
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通扶
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體雖
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疑
設官部
功曹

矯深相敬友

虞翻待以交友

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深相敬

友云云

吳志虞翻傳云翻歸孫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昨日功曹今

為郡將

善則稱君惡則稱已

魏畧張時河東人為京兆太守社畿功曹畿遷

河東太守時曰昨為功曹今為郡將也陳寔別傳云陳寔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更倫教署文學掾寔知其非其人乃懷微請見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郎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眾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已也聞者咸歎息

錄事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錄事參軍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眾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後漢王常字敬

伯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

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繆有辭教郡內稱理又王隋

允字子師仕郡為主簿晉陶侃丘法祖等並為之

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

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

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

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

禮尊其任也增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

不盡置也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

請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慶曆二年河東河西陝西諸

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難去處錄事

設官部

州縣官制卷一百一十五

錄事參軍

參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尚書省言州建六曹參軍參軍之稱起於行軍之際恐不當襲錄事參軍欲改為司錄奉旨改為掾建炎初復舊名錄事掌州縣庶務糾諸曹稽違乾道中汪大猷申請依司理例不兼他職從之 元明制詳總載

錄事參軍二

原徒勞 能任 白帖云梁竦言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經史時有太守郭頤辟為郡主簿吏舉王渙轉君

章 益都太守陳寵以功曹王渙簡核舉為主簿羅含傳云含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為湘中之琳瑯 自江夏從事轉主簿 千里之姿 一府之望 成字元將年十五

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里駒也 世說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為一府排閣入諫 踰城告急 謝承後漢書云朱震史表叔樞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閣罰之眾皆悚懼震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乃故御史珍之孫何為苛罰 脫有奄忽如何遂釋之 魏志龐涓妻夜踰城出圍告涓為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煥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城邑已陷涓死涓乃收斂棺喪送還本郡行 易雄對賊 尹方變名 晉中興書曰服三年乃還 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並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是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又黃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浦尹方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方 榘口出齒 叩頭流血 東觀漢記云須誦為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榘口口出齒獲免 廣陵列士傳云劉雋為郡主簿

郡將為賊所得雋乃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號呼抱持不置賊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劔厲聲 舉觴辭墓 陳留者舊傳云戴斌為郡主簿送劔厲聲曰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納之

謝承後漢書云公孫瓚為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檻車被逮御車到洛陽太守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

泣辭母墓時賜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太宰遭事當送日南日南多瘴或為不還便當長辭墳塋唐書韋宙

再拜而去既行於 與好官 活平民 唐書韋宙道得赦瓚乃還

府司錄參軍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丹政事卓然謂宰相曰丹有子否因以宙對帝曰可與好官

華權進士第遷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得率蒙昧部民張導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悉置於

死獄已具華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導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後獲正盜導豐等

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華代還太宗謂曰爾能活我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

留

綱米 撤相門 宋史曰洪皓宣和間為秀州司錄大水損直以糶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

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

佛子不可元史胡長孺字汲仲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移建昌教授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程

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焰薰灼即違法人不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

屬官得益友 同僚有詩人 孫甫字孺亟命撤之

之翰舉進士及第遷知翼城縣杜衍辟為永興司錄凡吏治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

不復以小事屬甫嘗曰吾辟蜀官得益友焉合辭事類曰張垂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

山色不如歸興濃垂崖驚謝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

殿最升降 詠律平亭 叔倫言縣令錄事參軍建留而薦之

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宋葉顥調建州錄事參軍建設官部

錄事參軍

俗很而喜訟積年不得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顯原
 情誦律必得平亭旁郡民間之有訴於漕臺者輒請屬
 葉採用薦**原**劉祐買書具包咸責綠樓謝承後漢
 改宣教郎**原**劉祐買書具包咸責綠樓謝承後漢
 仕郡為主簿郡守子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
 書具與之關郡守子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
 簿太守黃君行春咸留守其郡郎君緣樓探在朝正
 雀卯咸責之曰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色續漢書云王元仕郡為主簿不避親戚以死贖命後
 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賊北陽城嘉
 民隸也豈有還害嘉乃擁敵以身捍之因呼賊曰卿曹皆
 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僚屬皆愧晉中興書云陶
 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僚屬皆愧晉中興書云陶
 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寒雪諸紀綱皆難之侃獨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夫人當此母安有親病而難迎醫者
 乃請行僚**稱**韋主簿三輔決錄云韋元將少為郡主
 屬皆愧之

老成之風趙偉甚器之主簿先賢傳潘景為郡黃讜其

奇之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為吳伯師教令無讟風俗

韓稜字伯師為郡主簿太黃讜甚奇之成子聞雀而笑先賢

贊云成子柳中人能達鳥聲為郡主簿與眾俱坐聞

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雀相呼往食之遣視信然

羸服齋金賂主章吏謝承後漢書尹端被坐討賊許為郡主

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齋金賂主章吏謝承後漢書

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

降免而不知其由從事憚之遂得免咎陽陶錄云侃

為郡主簿無所州遣從事接太守張夔侃謂從事曰

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瑕也從事憚之遂得免咎陽陶錄云侃

記名中書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憲州

送郭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為一

月耶湘懼無以給遂遣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奏對稱

設官部

周盤類卷一百一十五

錄事參軍

旨太宗命記姓字中州縣近上曹官合書事類曰政和
豈乏人曹近意與天通唐書云杜景佺以殿中侍御史出
上曹官近意與天通唐書云杜景佺以殿中侍御史出
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
景佺謂之曰公雖為司馬尚欲未受命何亟於此
邪嗣業怒不聽景佺左右曰公持尺制真偽司馬可
欲嗣業亂一府因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荆州司馬
曰錄事司馬折威與天通事以幹治籍署曰君聚司
州司馬事不敢折威與天通事以幹治籍署曰君聚司
無敢事馬間話京兆事以幹治籍署曰君聚司
喜言兵以廢為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地最極
侍河為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
矣有地曰此非計也介乎五路之入寇必先至河則
然後議所向焉故每一至則五路人皆竦夜按兵
形勢盡取之雷淵乃建為西則五路州自是蘭無恙
中不屈科史授東平錄事河朔重兵所在驕悍卒倚

時外敵自行臺以下皆撫摩之淵出入軍中條刺史
假然不為屈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口之
失事文類聚云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
知吾失示御琳材驚曰能糾不法事唐書云閣用之
事刺史糾不法數十以情求獄黃嘗字文叔為樓攻魏集
錄事仲無告終仕以情求獄脫冤以文為贊宋史云朱
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淵明閒情賦而慕之因廣其
辭時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贊宋史云朱
賞彈箏意適合元閣下元間其善彈箏呼之既至取
箏與彈因歌秋風意
氣甚適以此大奇之
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
之道元頓悔過卒為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
以德化人署為主簿曰間陳元之過而不罪得毋少鷹
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起謝曰枳棘非
設官部
錄事參軍

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所託他時論道巖廊非

主簿而誰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大振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外邑改開看儒書不如詣主簿晉習鑿齒為

封府戶曹參軍看儒書不如詣主簿西涼簿山堂肆考云謝

桓溫主簿時語曰從三十年能令喜怒為帖云王

兵為西涼簿東坡詩曰聖朝能令喜怒為帖云王

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為之一揮能令喜怒為帖云王

主簿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繆彤才幹通典

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繆彤才幹通典

原糾職周糾司典簿書掌符印糾繩大郡

管轄外臺提舉列曹糾察羣吏一郡綱紀

六曹表則列股肱之郡居管轄之司陳寵之用

王渙可謂得人郭頤之選元明厥有成績禮崇

孫石晉用孫楚參石賢重楊陳漢楊彪重主簿韋康

舉王渙又安則公府之屬吏用武則軍帥之謀主

為主簿錄事參軍三

增詩唐杜甫送韋諷閬州錄事詩曰韋生富春秋洞徹

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

相憶又送韋詩曰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

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

縣不得慢陶潛胡致隆喜曹劉二從事見過詩曰蕭

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錄事清

新子建尚參軍明袁凱郭外寄王錄事詩曰白鷗黃

設官部

鳥動春聲綠樹清波稱晚晴何用城中走塵土只消江
上過清明深村濁酒還堪醉野老狂歌亦有情寄語東
門王錄事底須辛苦過平生林鴻與陳八叅軍夜飲
話舊詩曰鄉園別後隔烽煙此夕論交意惘然雁引歸
心離海國杯銜好月醉霞天謀生自愧青雲後話舊多
驚白髮前明日預愁分手處憑君慷慨看龍泉

增記唐李華河南府叅軍壁記曰文與武邦之大司叅
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暴蔑彌綸之謂
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叅軍有焉漢車騎將
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叅軍事

由是上將之府以爲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楊州晉
文王命孫楚叅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
則軍帥之謀主天下又安則公府之屬吏蓋因府郡之
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叅軍爲號若以漢晉
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
沈亞之河中府叅軍廳記曰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
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叅軍焉蓋欲以清人賢胄之
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
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
京左雄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

以其人授焉 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曰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擢主簿國朝省擢主簿復為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慤繆省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循名考實豈容易哉

諸曹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

同功曹唐亦掌倉廩庖厨財物廛市之事 **司戶參軍**

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後漢陸績李邵皆仕郡北為戶曹史邵官至司空

齊以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 **曾**文獻通考曰梁開平省六曹掾屬留戶曹一

員通判六曹宋沿唐制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 **原**司兵參

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

兵事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唐掌軍防烽候驛傳送馬門禁田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許州司馬燕欽融上表直諫詔撲殺之 **司法參**

軍杜氏通典曰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

原坐曹 趨府白帖云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日有

公事家亦望私恩中趨之為師友善丹青嚴謝為

穎川守政尚清簡嘗謂掾吏為師友又作蠻語世

晉顧凱之善於丹青與殷仲堪皆為參軍作蠻語世

云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為作蠻語世

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姬隅溫曰何為作蠻語世

千軍投公始得一蠻府六曹白帖云功曹曹士曹

六司司功司倉司戶司田曹溫嶠字太真上疏請置田

吏能古今宜理曹魏置理曹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

唐書云太宗為天策上將軍作文學館以司勳郎中杜

如晦等並以本官為學士共十八人薛收卒乃召東虞

州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通宿閣下又云高宗

時擢州參軍八人為中臺郎韋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

庫員河東三絕斗南一人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

外庫員河東三絕斗南一人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

戶韋勗善判司士李巨工書而彥伯善屬辭時稱河東

三絕又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參軍時同府參軍鄭崇

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語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

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歎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

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卒相待戒犯參軍

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杖力爭三尺法 唐書云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

更相約曰犯徐君杖者必斥之訖代不忍杖罰民服其恩

肆考云宋李承之字奉世宰相迪弟之不辱一中進士策調

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執法人莫敢忤承之公自為之

力爭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振字

則已既三尺之法矣**定悍軍服** 黠盜宋史云蕭振字

言衆拜謝而去又張洽少穎異從朱熹學改袁州司
理參軍有盜點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
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
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意懇切訟者感悟賊聞之自服
坐肆不屈下堂而迎唐書云路者感悟賊聞之自服
隋怡然坐肆不爲屈韋夏卿參軍李錡欲困之使知
字以道然坐肆不爲屈韋夏卿參軍李錡欲困之使知
補之倅州事以參軍禮入文獻軾下堂挽而有才如此
一見邪乃具參軍禮入文獻軾下堂挽而有才如此
才納告身委手版宋史云楊簡爲紹興府司理行
也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端端爲紹興府司理行
令鞫平不日簡曰吏過詎免今日實無罪必聽之簡白無罪
法其不薦之奉命帥大類聚云周敦頤願調南安軍司理參
者朱熹薦之奉命帥大類聚云周敦頤願調南安軍司理參
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版歸將棄官去
衆莫敢爭孰願獨與之游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不嫌徐謁道周倨受庭叅宋
人吾不爲也達悟囚得免

云裴莊字端已歷官高陵主簿本府召權司理轉運使
雷德驤又雷德驤與趙普不合驤稱其有守從權州錄事參
軍知德驤舊爲省郎以客禮禮之及奚嶼知州參軍刺史
州希宰相旨至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執笏簾外
唱吟自如單車赴官公退讀易唐書云宋之遜之問
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宋史
云李孟博字文授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
戶讀易郎守禮部使者論事切直外補唐書云許景先
不敢以屬吏禮待之論事切直外補唐書云許景先
遺以論事切直外補唐書云許景先
卿久居書云韓思彦爲李義府所譖出爲河南參軍
高宗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彦泣陳恨知之晚
宋史云李之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
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
諸曹參軍

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傲見

斷獄平唐書云韋仁壽隋人業未為蜀郡司法書佐

政異等又云關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也

等調真州司法參軍試屬縣政皆異等不欺所學宋史

不可得辨處疑獄唐書云杜佑所學不讀周敦頤

子待之不加禮也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徐

辨枉獄宋史云姚仲孫羅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

為里胥殺婦氏夫姚仲孫羅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

若敢以身任之邪仲孫曰卒無遠決冀得徐辨後兩月

果得殺下吏不敢陷上又云司馬朴字文季少育於

為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外祖范純仁家以純仁遺恩

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惟亂常使人且似諷朴伺其

矣死不敢奉教議獄求合人情又賈易中進士甲科

似賢而薦之議獄求合人情又賈易中進士甲科

情曰人請所在法令歲議獄惟求合於人鬻薪自給合

事類云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

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

不能誅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受紙百番又云唐杜

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以紙萬番贖之遲子才無

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遲子才無

為受百番吏歎曰昔清吏受一錢此何異哉子才無

施不可入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勣

玉帶而不及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曰子無為嫌若其猶

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也某放誕少檢故贈以

才無施不可焉用贈若子參軍詎可數出字彥能第進

士為大名府司戶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爲材部使者

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秦改司法

守教以誠又云劉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始調洛州司

設官部

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
安世曰無之守禮乃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
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

弊又蕭振為發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
多私其親願為時 參軍劾宰相宋史云葉義問建炎
革獎景衡然之 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 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 為宰相器調開封府
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法曹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時

言論獨不詭隨 又云汪綱以祖任入官調鎮江府司
言論獨 雅圭今之管蕭 唐書云張文耀為并州參軍
不詭隨 參軍如作措大 合辭事類云蜀王宗錫謫授雍州

蕭管 參軍如作措大 合辭事類云蜀王宗錫謫授雍州
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 拂衣而遊 山堂肆考
已錄大笑曰吾何能作此措大

未冠有名調補號州參軍勃自負 跌蕩自放 宋史云
大才恥居小官遂拂衣而遊天下 崖州識 唐書云韋

元規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 崖州識 唐書云韋
跌宕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 崖州識 唐書云韋

不喜人言嶺南事為郎目不欲觀嶺南 崖州識 唐書云韋
圖後為相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 崖州識 唐書云韋

州司戶道出雷州準乃以蒸羊迎之 崖州識 唐書云韋
察 冗員 散職 官推府掾 署列州司 名列府

僚 職參軍事 增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
理參軍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 不勝任者易官
誤入徒已上罪者令批曆依例守選

者州郡長吏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不勝任者易官
五官掾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為郡股肱 搜神
記諒

設官部

增誤入人者批曆

五官掾

七

輔字漢儒為郡五官掾郡枯旱太守祈禱三日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和調陰陽順承天意令天地不格至日中不雨當自焚身塞川乃積薪以自環燔火其旁若日中不雨當自焚至日中抱書投火太守郭公漢書王威為汝南五官掾抱書自投火中而謝承後漢書王威為汝南五官掾死太守得解其罪以金悉還王應瑒集云汝南郡召陵有私財悉委付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闕敞還錢汝卒申以金銀悉還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闕敞還錢汝先賢傳平興關後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以錢三十萬寄採常後卒其孫長敬太守第五常以錢買金密寄申太守暴亡申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欲以列於先賢畫像抱陳公思歸罪司敗為風俗通陳公思王昭為其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為斌報陳子游斷讐太守胡伯始謂公思非罪人也乃原之陳子游斷舌無辭謝承後漢書陳堪仕郡為五官掾府君黃香被徵廷尉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辭

貧無奴僕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劉護召香為五官掾奉養博學經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典究精道術張輔心懷虎狼官掾懷虎狼之心

經學博士一

杜氏通典曰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崇

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歷代多關州博士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助教學生

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餘鎮

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
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
未置也慶曆四年詔諸路州郡監各令置學學者二百
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
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
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官內
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然委於漕司而未
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
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
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未盡有也元祐元年

詔徐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自是列郡多有教官矣若
試教官則始於元豐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爲博士下等爲正錄願授教授者聽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願師席非是詔內外添差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又有薦舉學官法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續通考曰遼南面黃龍府學官曰博士曰助教興中府學設官同縣亦設博士助教金諸府並設教授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錄訓導各縣則置教諭又各處書院置山長一人明會典曰府學置教授訓導州學置學正訓導縣學置教諭訓導其訓導多寡無定員

經學博士二

設官部

州縣貢納卷一百一十五

經學博士

三

增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明經爲郡文學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 又曰梅福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 涑水紀聞曰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言行錄曰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弟子以千計 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 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又曰陳公輔職教吳中朱勔方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 淵源錄曰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代者爲龜山楊公時具朝饌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杯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晷云暮也 宋史曰廖德明字子晦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桤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元史曰張須立字達善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

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
柢遠近翕然尊爲碩師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
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又曰黃澤字
楚望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
山長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甚衆嘗夢夫
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 又曰戴
表元字帥初元豐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信
州再調教授婺州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
一時者惟表元而已 又曰周仁榮字本心署美化書
院山長美化在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

士俗爲變 名山藏曰陳璉東莞人洪武初爲桂林府
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敬
甚加敬禮 又曰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吳勤
爲第一特除武昌教授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
又曰楊文貞士奇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之請攝琴江
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士奇常有所規正 吾
學編曰年富永樂中爲山東德平訓導乞脩定先師廟
配享從祀封爵禮儀 又曰胡儼字若思以會試乙科
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講說
經史寒暑不廢 又曰曹鼎寧晉人練達國契才量出

人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宣德八年進士第一 又曰魏文靖公驥為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士諸生讀書學宮或時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經學博士三

增叩鐘 振鐸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以小事則小鳴 事振金鐸所以振事振木鐸此 集鱣 繫馬 震有冠雀銜象也數三講堂前部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廣文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升矣 杜甫戲簡鄭長駕才名二十年坐客寒無檀近有醉即騎馬歸頗遭官

錢 時世矩範 治化本源 魏曹植學官頌行為時矩範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官賈直清奏立縣學上曰選官

勿取非人 不兼他職 宙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

州置一壞再整頓便經心術正者為之若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經心術正者為之若非其人則士人心

詔諸州教授並 行鄉飲禮 獻政本書 徐先生錄節為

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問

建炎中獻政本書十 山堂肆考云宋林勳為廣州教授

三篇朱熹甚愛其書 位簽判上 膺校書除 崇寧四

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簽判上 楊時撰曾肇

行狀邵亢守鄭請肇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踵門授經

有旨延和殿賜對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先棟梁 後

辭藝王安石送胡璵教授詩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

設官部 附錄 卷一百一十五 經學博士

州學官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先使之知所以明善
脩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辭藝之習則後焉不之
也及

中正

原杜氏通典曰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晉諸中正率一

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
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唐並
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關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
軍主其事 **增**五代至明並不設

上計

原郡國上計 諸侯朝使 漢書云張蒼以列侯為主計
四歲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

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歷
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應劭注曰列侯
典校郡國簿書也闕駟十三州記云上計樊顯陳張
計古之諸侯之奏使也漢因之號曰計偕樊顯陳張
堪之行應奉記胡奴之名東觀漢記云計偕樊顯陳張
守誰最能者顯曰張堪仁惠清廉無與為比上計問太
堪行有劾即除為漁陽令仁惠清廉無與為比上計問太
五經俱下少為許訓計偕俱到京師後漢書云應奉
所經疏姓名還郡吏實客亭長吏卒奴僕目所更見訓
氏密亭亭長胡奴名出疏示奉亭長吏卒奴僕目所更
大聲上答徒出迎親問百姓疾苦所計偕吏各遣人
音聲大者上答應機答問第歲入貢於天子郡國計偕
及讀五條詔書有應機答問第歲入貢於天子郡國計
瑞山川草木萬物有實元絕衆名元為郡上計吏朝
無不得隱飾云云王璞絕常王璞初入朝惟
會數百人元儀狀絕衆天
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
設官部 附錄前卷一百十五
中正上計

三

盛弘之
荆州

傳云嚴羽

羽
吏曰
部大
徐士

乃人為郡主

外選之篇首也

東觀漢記

廉諸興

詔
舉孝

漢武令

舉孝廉末
甲斗應劭

禾漢宮

1

1

孝廉
賤奏
各

賢錄異傳

不無
出有
安行
曰路

畧云出劉安陶曰

陽國志云

下第一

崔氏家

舉二人又

傳云邵南和

常豐欲遣

周樂春

不充解帶就舉

後漢書云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帶

帶就舉

封觀

以兄不顯稱疾不赴

舉孝廉

以兄名不

當

顯和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

董昆為天下之最

先賢

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茹菜

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舉孝廉為

德行稱第一也

天下之最經史

何假大志

五寸體貌魁梧善威儀舉

李固不就

李固別傳云固隱狼澤

殿中和帝善之

守遣五官丞就

董政還板

和南海先賢傳云董政字伯

舉孝廉不就

古之貢士

為孝廉政負笈單步入口陵

舉孝廉政負笈單步入口陵

黃憲為高

汝南先賢傳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廉古之貢士

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川又云孝廉皆是九
殊所向不
同云云

秀才一

原進賢 舉秀 白虎通云諸侯貢士於天子者進賢觀
今云舉秀才明 四科 五策 中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
經傳者入學宮 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碑士四科一曰德行高
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
足以待疑四曰剛毅多畧此之謂四科不通則不得選
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一策不通則不得選

試之射宮 會樂賢堂 禮記射義篇云諸侯歲貢士於
和六年會秀 雷義讓陳重 嚴象舉孫權 謝承後漢
才於樂賢堂 吳志云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為秀才案權年十五

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史不聽義遂狂被髮走不應命
吳志云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為秀才案權年十五

以為陽羨長郡察孝廉 陸機策紀瞻 王濟嘲華譚

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 晉書云紀瞻秀才至洛陽尚書郎陸機策之
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素為東土所推博

而應斯舉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亡國之餘有何秀異
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荆藍 上士

貢名 應劭漢官儀云孝武元封四年 庸才貢身 白虎
庸才貢其身上士貢名茂才者是也 四年 庸才貢身 通云虎

盛德貢其名 三年一貢 又云諸侯三年一貢士 七
年不遷 有黃泰交州記云吳列舉茂才七年有成也 茂

才何以爲 潛夫論云孝明帝命刺史舉茂才帝曰汝非
才何以爲 部南郡從事耶對曰是帝乃怒曰賊發部中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才何以爲 秀才不知書 故朴朴語云桓靈時輕貢舉

陶丘洪薦欲令舉茂才刺史云前年舉公山奈何復
 謂御二龍於長塗驛雙驢於千里於前擢正禮於後所
 不亦行義典公山驛兄名岱也一州之俊晉品秀令
 才皆州之俊海內注目舉秀中興初以名顯云王胡弱冠本州
 為恥以銜曜取邊特又中興初以名顯云王胡弱冠本州
 州茂才皆曜終不往楊儉不試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
 以衡才皆曜終不往楊儉不試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
 世人皆取曜終不往楊儉不試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
 每以讀書為務與范陽盧叔清河武城人祖父仕魏齊俱
 外郎曹書者與頃丘李若俱見齊舉秀才歷殿中郎部員
 師約崔鍾季若開皇四年俱徵授稱重時郎歷員外散騎
 妻聘禮甚厚親至素推始公卿座有輕素之鑣方來謝
 其不冠驢而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鑣方來謝
 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鑣方來謝

道冠鷹揚聲高鳳舉

素侍之如初
 史百家無不畢覽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為主簿
 後舉秀才非其好也謝病於家揚帝即位齊王陳鎮江
 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有遣問安否又索文集貞啟進所著
 王以賓禮待之朝夕遣問安否又索文集貞啟進所著
 賜錢十萬買馬二匹後以上江都賦又應對如響下
 筆成章又云杜正元字慎微以疾辭歸又應對如響下
 元尤聰敏博涉多通事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以文學相授正
 辯籍其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舉秀才俱尚書試方畧正元應
 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舉秀才俱尚書試方畧正元應
 無所屈撓素其不悅會林邑獻白鸚鵡物正元抗辭酬對
 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倉卒之際援筆立就成素見文不
 加點始異之因更令擬倉卒之際援筆立就成素見文不
 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明初嘗舉秀才洪武
 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
 年徵至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太守童權為揚州知府俱賜
 設官部

冠帶 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
於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秀才二

增詩明高啟逢吳秀才復送歸江上詩曰江上停舟問
客踪亂前相別亂餘逢暫時握手還分手暮雨南陵水
寺鐘 虞堪次韻張田秀才見寄詩曰樹杪青蟲晴颺
絲春城風物似年時貧餘許邁餐金法閒有陶潛飲酒
詩芳草青青連野闊征鴻歷歷度江遲長洲故苑煙花
外千里懷人入夢思 周砥贈葉秀才詩曰日暮登高
臺浮雲結遠陰樹木何蒙籠野雀噪繁林驅車涉關塞
岐路鬱且深借問子何之故鄉阻崎嶇曷不暫栖息蓬

藿非所任隱憫胡不發威遲既前臨脆管促飛觴鵲絃
奮逸音仗劍從此別秋風滿懷襟寡立步非窘薄遊志
不沉策馬欲俱去我無當世心 林鴻送殷秀才之武
功詩曰送君遠於役觀省入西秦五月臺江水孤舟去
國人蒼山低戍壘野日暗行塵無限同遊意分攜淚滿
巾 王燧秋夜懷沈秀才詩曰螢棲衰葦寒月斂疎蘿
暝羈懷悄無歡卧背風燈影露冷葉聲翻更深人語定
欲彈孤桐琴惆悵誰能聽 陳源清客文徵明秀才詩
曰每從白馬望吳門天塹長江隔夢魂縞帶交情惟汝
在練裙書法好誰論支硎鶴去雲千片茂苑花飛水一

村何日黃金祠賈島玉蘭花下酌清尊 寄王履約秀
才詩曰四海茫茫有隱憂儒官頭白久淹留漫言當路
輕馮衍却歎旁人笑馬周水漲石湖青雀舫花殘姑浦
白蘋洲相思靜倚青氈冷強飲空庭夕漏秋 送周秀
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
夜聞尊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盧柟送崔秀才南
還詩曰孟冬送客臨沙浦蕭蕭風動薊門樹驂駟銜轡
不肯行一鶴南飛過天柱燕臺擊筑且高歌青尊酒盡
紅顏酡五更鼓角星平野看汝騎驄凌天河

知州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
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至元二十年更
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爲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爲中州
不及三萬戶者爲下州於是升縣爲州者四十有四縣
戶雖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達魯花赤州尹中下州達
魯花赤知州各設同知判官兼捕盜之事叅佐官上州
提控案牘各一人中州吏目提控案牘各一人下州吏
目一人或二人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置知州
同知判官等員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者裁同知判官
或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吏目一人 知州掌教養州

民之事凡諸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歲計上
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判官督
糧官馬捕盜治農管河分職任事而領於知州吏目典
出納文移或分領州事諸所屬衙門如府者職亦如之

知州二

增拒私役 絕追呼 獻徵錄曰明朱光霽知綿州州多
私田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裁田者霽曰公田乎
悟而索愈急霽呼吏出獄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我
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霽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
其毒汝績知州先時事未集者督以豪滑吏卒民茹
緩者里閭晏然無追呼之擾 識淹繫 除奸豪 云金

黃久約擢進士第遷磁州刺史磁並山多盜既獲而款
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杖斃或死獄中久約
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於法可乎乃盡請謝之而後
行然元史云元林興祖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
豪民吳友文為之魁友文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
遣惡少四十五人為吏於有司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
之前後殺十餘人妻女有司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
寬不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以
即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賊者乃鞫之歟成友
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并執之須臾捕其黨二文者
百餘人悉置之法然 疏減宮女 息訟譙門 戲徵錄云
害既去政聲赫然 愚知晉州值歲凶愚賑卹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
以為大州陰盛也於是上疏請稽察宮女量為節減則
天變可回水旱自弭帝震怒械繫京師頃之上感悟則
釋愚還職出宮女五百人又云泰和州守以民好訟之
平江以西顧光遠知泰和州前州守以民好訟之訟者
遠撫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

集乃自書勝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
 不訟者十二又令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
 訟者過半矣
 罷弓手 按神符 金史云金胡鴈舉
 人歲取軍州事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者猶六七
 至擾民厲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
 殺通守或請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
 為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盜無事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
 也延祐五年第進士授相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稱集弟
 神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明日又曰某方火民以火告
 下皆迎至家厚禮之又告者數十人盡得巫黨所為坐捕
 盜皆室逃至家厚禮之又告者數十人盡得巫黨所為坐捕
 有司召至鞫之無敢與施鞭者羅曰此將為大亂安
 并其黨如法一不盡出視曰君與數人為之繫乃斷此
 知 靖難吏目 元史云元順間歸陽為州同知五年
 奸擊強人不順間歸陽為州同知五年

把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左
 丞劫廉訪使署用官屬使賜由是知名獻徵錄云鄭華
 賊怒繫於獄已而賊敗賜由是知名獻徵錄云鄭華
 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建文中詩謫東平州吏目
 靖難兵起謂其妻曰吾義必死奈何親老汝少何妻泣對
 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攜其家託其友馳
 還州時守長疾盡棄城走華獨 廉能稱最 初臧夢元
 授海寧知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
 夢解剛直廉慎任職以來所預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
 役皆當其貧富而吏職無所預於是有奇民以戶計者
 百有奇田以頃計者新關四有奇民以戶計者蕭然凡有
 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 譚經術
 德兼備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奏之才 譚經術
 錄曰施雨瀾州同州事悉歸長吏日進校士譚經
 術銳意興古文翁之化歲丁酉山東當試士巡撫檄與
 試事所甄拔 理供饋 長吏郊迎雨視事供饋旁午
 盡齊魯材雋 理供饋 長吏郊迎雨視事供饋旁午
 料理悉當校需索堅拒不為動迎雨視事供饋旁午
 語曰施濮州巡若書生今遇事強幹乃爾耶 聞

寡過言

金史云金毛碩改曹州刺史有書生投書於碩

碩常聞斯言庶乎寡

得於睂睫間

又云金天會間趙

賊殺人橫道官吏環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聚觀其衆

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

吏問其故元曰偶

請以身充役

獻徵錄云洪武初盧

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雖近千人檄熙州同知

送熙州民自實得常隸尺籍者數人界之御史怒械繫

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議發民應之熙曰

吾守民吏也民敢吾誰與處乃自請御史曰州已無籍

軍令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

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

知州三

增

詩明吳寬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詩曰歲暮移家赴

遠州南行誰復為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

勝遊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

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王鏊送高良新知歸州詩曰

江上青山識秭歸江邊弔古駐岩駢夢中馬耳先曾到

行處人煙亦已稀屈子宅空江渺渺昭君村在雨霏霏

使人撫字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劉璟為唐伯讓

知州作橫雲山居詩曰山蒼蒼兮欲雨雲橫覆兮歸汝

有龍兮不霖使雲橫兮愁我心絃枯桐兮我琴鳴鳥不

聞兮孰為我音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知州

三

縣令

一

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至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漢書曰凡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胡廣云秋冬戶口舉田錢糧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敢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戶以茂長子為

大中大夫次子為郎中又周榮字平孫當實憲繼暴榮嘗排奏之及竇氏敗榮自郎擢為尚書令又王渙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旁祠惟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勅去軒綬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為故

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

後漢凡郡縣出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漁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諸縣均差吏更給之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署吏隨事不具縣員

郡山公啟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在職各曰淺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

國相皆如漢制齊傳咸字季珪為山陰令父珪並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
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
令京師飲酒得醉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建康令正身
勵廉節除淫祀武帝聞其名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
近畿大郡近代未有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
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蕭景字子昭為永寧
令永嘉太守榜郡門曰諸縣境
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後魏縣置三令長刺史

孝文初置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
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

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
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

帶野王令聿帶溫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

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

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

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襍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

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

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為

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

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為

等級開皇十三年以臨潁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為營州

號泣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唐縣有赤三府共畿十

歌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望七十緊十一上十四中十六下十五七等

設官部治鑑類編卷一百一十六縣令

之差通典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增**文獻

通考曰宋史宋制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繫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之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業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勵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為知縣事有成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入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吳煥監察御史王祐等始天聖間天下多

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為清流所不與而久不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為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為令令選稍精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鞠獄毋得差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苛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殺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卹田戶十二曰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無妄訟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不

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

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

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臣僚言建炎以來多

差武臣爲害甚衆至是始傳罷然沿邊溪洞處仍許用武臣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

以二年爲任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爲任非兩任縣令不

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慶元初復詔

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

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爲令自後雖宰相

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金史遼五京諸州屬

縣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金赤縣謂大興宛平縣令一員從六

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

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

判縣事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

二萬五千戶以上爲次赤爲劇二萬戶以上爲次劇在

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爲上縣三

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三千戶爲下縣續文獻通考

曰縣有置謀克者隸於猛安之下職從五品掌撫輯軍

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世宗大定間詔

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其佐亦擇壯者參用二十年更定

銓注縣令丞簿格又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

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政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 元史曰元世祖至元三年合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為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為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為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萬戶之上者為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為中縣一萬戶之下者為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中縣秩正七品下縣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及尹悉如上縣之制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為中縣正七品三萬石以下為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

六品所屬衙門有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司道會司其有巡檢司稅課局驛遞關壩批驗所河泊所倉草場者設官如州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凡歲貢學生三歲貢士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視丁與產必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請於上司而時蠲減焉獄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伏請陳於上為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卹窮通貨之事時省而敦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國用者按籍而登焉諸所屬衙門如州者職亦如之庶人在官者縣亦如州

縣令二

原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嬰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又曰晉平公問趙武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旣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父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為河伯取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漑民田到今皆得水利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為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又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又曰召

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選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東觀漢記曰周澤為滎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金竈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為州郡最又曰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又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初中郡國螟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

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矍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

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令強項令出詣太官賜食

詳公主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

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爲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爲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妻子食但葱韭 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贛令

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
賜縑百匹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
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
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
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陶爲潁陽長政化大
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謡歌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
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
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
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
縣政事脩理奸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

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
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鄭弘爲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
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何紹爲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
十日一請倉俸米於閣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金竈得一
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詳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
東王喬遷爲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
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

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烏使尚方識
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詳益部耆舊傳曰閭

憲為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
二十匹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慚魯國

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
中一無所發曹攄別傳曰攄為臨淄令放死囚還家

如期並至增太平御覽曰晉范甯武子解褐除餘杭

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暮年
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化未有如甯者也

山堂肆考曰宋顧愷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戶

愷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堦閒寂自宋為山陰者莫
能尚也太平御覽曰梁張譚字元慶為和寧令政以

德化不用刑威民有過者令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
導之百姓愛如父母號曰慈君又曰後趙申錄為廣

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又曰
北齊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鞠數日

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
曰長史言衛國人不取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

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
患哉暉無以應山堂肆考曰隋劉曠為萍鄉令七年

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園草滿庭可張羅高
頌薦之以爲莒州刺史 玉海曰開元二十三年時採
訪使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令李常等政號循良皆
璽書獎飭縣令賜絹五十匹 唐書曰韋濟開元初調
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奉詔問所以
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
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官 山堂肆
考曰魯山令元德秀開元中帝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
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德秀惟遣樂
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爲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

曰賢人之言哉 唐書曰韋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
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
威而事給 山堂肆考曰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
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
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
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賜隱
甫百鎰 唐書曰房琯字次律開元間舉任縣令科授
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貶復爲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
以治最顯 山考肆考曰蔣沆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
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

勅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又曰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唐書曰李勉為梁州刺史假王晬南鄭令晬為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可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晬為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有名 又曰李叔明本鮮于氏乾元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 太平御覽曰馮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

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又曰唐大曆中詔以郎官宰畿輔韋夏卿授奉天令課為第一改長安令 又曰韓愈為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搆寰出醜言詔送獄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乃釋寰 又曰石昂唐五代時不

求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
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
彥朗名石更其姓曰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內侍何
以私害公昂姓石非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
出解官歸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
子孫其以我爲戒 後唐何澤爲洛陽令莊宗好田獵
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
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
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
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馬前使後知陛下之過莊宗笑

爲止獵 山堂肆考曰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
恩信爲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惟令具鄉里姓名
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張詠令崇陽民以
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
其後權茶他縣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得其利 宋史曰
蘇頌字子容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
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
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
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
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時監司王鼎

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罪詒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陳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歐陽脩貶夷陵令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唐介知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范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

運使配木石磚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奉常時用乎琦是其言又曰范純仁知襄邑令縣有牧地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任伯雨字德翁知雍丘縣御史如束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

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不從則命斧斷其纜自是外戶不閉 姜潛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出榜付吏曰民不顧矣錢是以獨不散 常安民調知長洲縣以至信爲治人不忍欺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邑境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 周敦頤徙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 敦頤初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富家大姓黠

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 程顥舉進士遷晉城令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預使積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吳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

譖徽宗召宋喬年往鞠喬年伉吏也疾驅之候者惶遽
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櫛隱剔挾帑庾出
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大笑曰所
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
詣闕 熊克紹興中舉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
急諸邑率督責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
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
部使者芮憚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
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 葉衡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
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

定爲九等自五等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
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
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
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 高登忤
秦檜出爲靜江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
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
曰忠信可行蠻貊不可行誠不至爾 遼史曰王鼎字
虛中幼好學博通經史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
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
中朝端士邪無干正須吏榻復故處風遂止 元史曰

金牛德昌中皇統二年進士第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羣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沙全從丞相阿朮攻常州乘勝下沿海諸城華亭傾城出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花赤時民心未定有未附鹽徒聚衆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民得六千人請於行省遣屯田於淮之芍陂行省委萬忽都忽等體察欲屠其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衆以死保其不叛遂止呂思誠奏定間進士第授景州蓆縣

尹差民戶爲三等每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令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產者悉出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歐陽元延祐間進士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爲平反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政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官吏相顧失色計無所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

緣訴其事而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元諭以禍福爲理其訟僚人遂安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歷長洲烏程兩縣尹所至俱有善政長洲爲文傳鄉邑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 盧琦登至正二年進士第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

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獻徵錄曰明洪武朝任勉令番陽時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寄而得全歸者無幾勉受事日思前令所以亟黜者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聽曰是法所以逮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嚮者隨事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於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毀去 歐陽銘爲臨淄令時副將軍常遇春略定未附郡縣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謹動一市銘出呵止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

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命銘詒之曰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固不可咎耶此軍士之過知縣雖不賢其敢他有詈言常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令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譁者 仁宗朝鄭汝敬爲上虞令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宗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爲但其人氣大耳尹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旣而考浙江七十二縣令置汝敬爲第一 華亭葉宗行夏原吉

薦擢錢塘令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資殺之埋此遂伏法 宣宗時范希正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九載考滿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及明旦出召彬彬不至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命領其子所遺金去其父赧愧領金而去 通紀曰天順間御史盛顥以言石亨出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

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變搏擊而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顯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聽受不復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顯訴折以片言必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定二府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為清官店 獻徵錄曰張昂字仲明鄞人也成化間知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鱸魚忽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昂初至任嘗白晝登堂恍惚見有綠袍烏巾者語昂曰吾非人乃某鄉之土地也

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鱸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鱸於水甕中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之則事白矣言訖不見昂異之詰旦命闔境漁者捕鱸得百斤以神言驗之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烹之以食死囚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婦寃遂白乃釋之其他摘發異政尚不勝書 成化間張公素為河陰令適歲大侵饑莩載途又承凋敝之餘百蠹孔亟憂形於色亟求拯救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為之在我由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廚傳平市價裁靡文息奢風一意與民休息歲餘病者興困者蘇翕然大治庭無敲扑

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於壁兩兩立左右結絲網以資用有太古之風焉龔起鳳嘉靖間爲杞縣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已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鞠多冤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爲之不以累若輩竟牒職往歸德府豪民恣睢殺人賄其令爲脫死監司以鳳有廉平聲輒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囑君無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鳳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徐九思爲句容令時應天尹有所任胥下邑索

吏賄不得詬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會丁中丞有所下治荒者閭閻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而諸生見懲於令者共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令賢泣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衆又歷叙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令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有所舉刺而九思在刺中事下吏部尚書熊浹惻然曰吾聞句容令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以刺耶考功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而特留九思

縣令三

施其善政

為陳恩德

新序云魯君使宓子賤為單

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之至單父使書于賤從
旁引其肘書憲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
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
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為陳父母恩德吏民信服

政教大行

德惠普著

云賀循為武康令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
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
量遠茂才鑒清遠汝南先

賢傳云袁安為任城令云云

道不拾遺

獄無繫囚

拾遺書云卓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

民皆大

悅

人莫敢欺

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市

木爭赴趨作不日而成既畢請解土祝曰興丁役者令

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後漢書周紆字文

通為博平令遷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
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問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
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
載藁入城門者對曰惟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
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相地起

田穿渠入河益郭舊傳贊云徐韋除都梁長至縣
云哀為榮陽令先時靈雨百姓饑饉哀乃穿渠入
河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渠而頌之

子曰賈所生育男以鄭為字謝承後漢書曰賈彪舉
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養子者十數僉
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以此豐丁口魏志

無以相活率皆不舉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
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私粟為飯
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

嘉禾生庭起衆為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

設官部

開監領卷一百十六

縣令

重

重

重

為穀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天子奚為乃餐之使子路憐然怒其擊毀而入請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民而子大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天下諸侯曰肥也起民而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肥之民耶民而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府即秦上郡以檄勞曰君以明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鷹化為鳩蝗不入境鍾離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鷹化為鳩蝗不入境鍾離長吏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桀悖好犯眾不用尺兵當縛暴虎不用尺繩爾塚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獵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下將游獵私出入寺門無所關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寺門下將游獵私出入寺門無所關暴虎不用尺繩爾塚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獵私出入寺門無所關也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狸此之謂騶獨

致雨 縣獨不電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騶令魯國當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東觀漢記韓稜為下邳令視事未替吏民愛慕請雨自責 爭水割指益部耆舊傳云趙瑄為下邳令獨無 齋戒請雨於虛皇乃規為安陽令與 設壇引咎 坐薪自焚 海內先賢傳云趙朗陵黃萌云云 設壇引咎 坐薪自焚 海內先賢傳云趙弘農令界有蝗蟲食禾稼設壇引咎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來螟蝗頓消人以神明之宰 隨車號泣 望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獨不入西華境 隨車號泣 望其年大旱封坐薪上自焚俄大雨至 隨車號泣 望樞設奠 續漢書吳漢為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 圖畫形像 謂之神明 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去官 設官部 出卷一百十六 縣令

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續漢書云度放

尚為上虞長政治嚴峻明於疑理縣中謂之神明

牛於野繫馬道傍續漢書云王渙為河南溫縣令土

遺卧不開戶皆放牛於野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為萬

年令誅鋤惡黨縣界肅然路不拾遺民夜不閉門牛馬

皆繫於道傍王渙履正楊沛嚴能為洛陽令治民

曰以屬羅公陶潛常醉胡母節酒潛為彭澤

為鄴令當官嚴能陶潛常醉胡母節酒潛為彭澤

今在縣公田悉令種林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書泰山胡母輔之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

能召汲黯病歸田里貢禹免冠遂去榮陽令黯為

為令稱疾歸田里又曰貢禹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少失為府官所責責令免冠謝禹曰冠一象安可復冠

也遂解劍帶之掛冠而去益部耆舊傳云趙璋少

去官長謹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豎吏所輕耳於是解

劍掛壁曰璋不求輜車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

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

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糲也

晉中興書曰陶潛為彭澤令督郵察縣吏入白當板

履而就謁潛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豎於

是遂掛冠而去不治官職多脩家具吳越春秋云文種荆

官職有若狂也晉中興書太原王述素清補宛陵令

時多脩家具具有勞役之聲王導使人謂曰名人屈臨小

縣其不增心事青天白日器宇荆玉南金山堂肆

官爾也增心事青天白日器宇荆玉南金山堂肆

如青天白日合璧事類云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曰君

德器純固基宇高遠荆王不削木為牘片紙榜門

足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利宋史仁宗朝燕肅知臨

宋史仁宗朝燕肅知臨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

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以召之如期而至彙苑詳注

云宋神宗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

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

某日詣縣皆使知養老事上化為孝子悌弟事類

張橫渠為嚴令以厚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
 高年會於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
 苦思誠叱之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
 羊酒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折居三十年復還同龔鎮
 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折居三十年復還同龔鎮
 民張復叔母孀居日替以食以
 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之
 有婦人新寡者訴夫兄弗育已勉曰汝欲他適乎乃判
 其背彩曰無二志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他
 聞之俗因謂婦人何譽僕深誦曰主官弋六年當從其
 我之俗因謂婦人何譽僕深誦曰主官弋六年當從其
 有為民父母者不覺耳安馴雉縱雀馴雉縱雀
 獻徵錄成化間陳銅為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
 小兒黏雀為嬉問陳銅為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
 去引舟昇輿景苑詳注何易曰公必惡歲物命悉縱
 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絳易身引舟朴驚問狀易曰
 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

趨去又休寧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輜
 民病之周德誠為令謂縣僚置一轎在廳彼不應索而
 來索者為之不敢啟齒察大豪汰冗役字芷陽為
 商城令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輒
 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因而借威福挾令長短乎
 聞至預約束典謁一刺之外而民鼓腹而遊入者榜百又伺
 察豪過失即燕處恐悚小民鼓腹而遊入者榜百又伺
 既遠大府鮮約束隸卒籍民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乎
 聞一日汰六百入下令曰被汰而復入令庭者必戍其
 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被隸一而十之民十其害
 使若為所欲為即十令也必戍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
 奉三尺令庭日食一升不取一文陰齊劉元明為山
 鳥雀下矣日食一升不取一文陰齊劉元明為山
 下第一傳劇為代元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
 酒此第一策宋沈希顏知雲都公宇後妖禽夜啼莫希
 顏書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十為官不取一文錢生平
 不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
 疹不生百卧紙帳挈酒瓢宰蜀新繁麗衣糲食如
 廢具舉

韋布士嘗卧一紙帳題其上曰紫絲步帳簇春華卧雪
 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雅淡
 之清繁可想見山堂肆考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
 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脩江寺曰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
 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
 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
 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改錫為甘
 泉蠡丘館有三柳錫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路勿剪比
 於甘棠
 難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
 不踰月灘從五里時人咸異之
 毀叢祠
 殺靈蛇
 忽三躍為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一人
 首以殉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宰請於州毀其廟斬
 畜思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天早道士待青蛇曰
 道士爾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宋司馬心撫字敏知遂昌縣
 亦隨至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宋司馬心撫字敏知遂昌縣
 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穎

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

長皆類川人 翰林苑新書嘉祐中
 王允觀知河清縣軍民歌詠十奇
 公三字訓 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
 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構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
 此君家物也時呼為錢塘一葉清徐
 句容生平不嗜肉惟為錢塘一葉清徐
 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遷工部主
 事源行兒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訓我使我奉之
 如奉公九思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惟儉與勤及忍耳
 於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
 象之分土百里 漢書云
 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
 生魚 展驥 范丹為菜蕪
 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劉備以為棗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之才
 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
 烹鮮 驅雞 善理人如
 備大器之遂拜為治中
 縣令

雞 繭絲 布被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

哉尹鐸至則損其戶數人則優而稅少簡子謂襄子曰

謂國有難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歸之所謂保障也繭絲

無餘財以布被蓋尸妻子守哭帝嗟之賜金帛家泣

罪 容姦 夏方為齊山令百姓有合將加撫者方向

管城長令縣中姦吏初不加罪大百姓有合將加撫者方向

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丙吉吏有非 投

巫 掩盜 嚴殺好發姦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至

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一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父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安明也 陶潛為 河陽花 彭澤

彭澤令詠歸去來遂納印去官而歸 柳 不刈麥

柳 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 益畜樵

民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必子不許季孫聞而讓

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使民

樂有寇也 魏畧曰楊沛除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饉

沛課民益畜乾樵收豐豆關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

得千餘斛藏倉內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

立學校 子路治蒲田疇開關 晉范甯字 人不欺

商露宿 西門豹為政人不欺鄭子產為政人不忍欺

令大小震懼外戶不閉 全椒市哭 弘農路祭 孔奕

商賈露宿後遷洛陽令 送之及奕卒市皆哭 王渙

為洛陽令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及奕卒市皆哭 王渙

抄自王君來乃不見侵枉 武城絃歌 安邑口腹之

武城問絃歌之聲 閔仲叔居安邑買豬肝食令乃

進豬肝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而累安邑哉遂去之

鍾離義刑 卓茂禮教 鍾離意字子阿拜瑗丘令有吏

設官部 鍾離意字子阿拜瑗丘令有吏

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後漢
卓茂為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饋者茂問吏求否
曰自往遺之茂曰鄉里尚相餽饋况吏乎吏不當承威
取之耳民曰苟如是律何所惜哉茂曰我禮教汝
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惜哉茂曰我禮教汝
者可殺姑歸念之治密人納其訓吏懷其恩蝗隨
督郵 稻生斥鹵 後漢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蝗蟲不
其日蝗亦頓除一境奇之督郵隨行蝗忽大至督郵去
門豹舊渠引澮水灌鄴田旁魏史起為鄴令以至西
身祈雨 叩頭反風 祝子雲初不感為洛陽令是時亢旱
罪自咎甘雨沛注人歌 王衍清談 夏侯多暇 王衍
詠之 反風劉琨事 王衍清談 晉書夏侯湛為野
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晉書夏侯湛為野
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 晉書夏侯湛為野
野嘆其屈除 安陽立祠 汝陰配社 晉書夏侯湛為野
中書侍郎 白帖宋登為汝陰 晉書夏侯湛為野
在人生為立祠 安陽立祠 汝陰配社 晉書夏侯湛為野
令號曰神父及卒人皆配祀之 晉書夏侯湛為野

留養 却薦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
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以遠為嫌今近矣復何辭純
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留
養焉 正德時壺關知縣吳傑清苦罕儷衣粗布之衣
食脫粟之飯故人欲以私薦之傑力却之曰 清長
使我果賢也薦不必公使以私薦之傑力却之曰 清長
官 菜知縣 宋史吳獵徙林慮令縣依山民以蒐田為
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
信共目為清長官 獻徵錄胡壽安宰新繁後圃種蘆
服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 浚儀辱客 洛陽
釘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菜知縣 浚儀辱客 洛陽
禁僧 西馬周未遇時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
時洛陽令禁僧午後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
不得出鳥為書自傷 宋史趙方知青陽縣 無能事之
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告其守史彌遠云 無能事之
虛名有牧民之實惠 獻徵錄劉彬為程鄉令九年 性
設官部 州監司 縣令

稟剛方有百折不回之氣 分安寒約有一塵不染之

操昆明令

縣令四

罷侯置縣崔寔政論云秦兼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

莊王滅陳為縣漢萬戶以上為令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

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

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一百石是為長吏

晉千戶以上為令晉令云縣千戶以上及五百

補大表其能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才堪治民以

參選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大邑身之所

庇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

亦多乎為美錦不長吏親民之要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

治民重職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煩劇所鍾抱朴

官益大其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脩此三者

李康家誠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陛辭上曰稱其

三善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田疇盡易

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

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

至其庭甚清問諸下用命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

擾也以此觀之雖三久無苟且崔寔政論云建初中

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久無苟且南陽陰意以詔除郎

為饒陽長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相習

雖久而無苟且竭誠盡節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

暮月化成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法令為師漢書薛

設官部計置員和奉一百一縣令

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
 不脩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孫進見惠自問知
 不稱宣惠意職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能與其所問
 自可資材仁義為治以仁義為治抑強扶弱不言
 而治漢書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以德化俗書續漢
 哀字叔通遷圍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政化大行觀
 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也苗為
 漢記云賀元遷令行風靡壽春令云云苗為
 鄴令政化大行不任刑
 罰後漢書云魯恭為中年令不行鞭杖魏志司馬朗
 政務寬惠不任鞭杖三輔第一令治為三輔第一豐
 杖而民不化禁
 州之首蜀志云呂乂遷新都綿竹令乃心沐並清名
 魏畧云沐並為成臯令何隨清廉除安漢令蜀亡去
 在位有清名為眾所許

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
 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
 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陳球清
 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
 高續漢書陳球遷繁孔奮清潔後漢書云孔奮守姑
 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
 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耳奮不改其操也
 毛米不犯晉書曰口改都安令貧無車馬魏志崔林
 無車馬單去留其憤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
 步之官去留其憤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
 留續與主簿曰無書京師為脂膏之染三年無書與
 是淮土所生也無書京師為脂膏之染三年無書與
 京惟有益織吳書諸珍字孔璉罷烏不敢欺書續漢
 恭為中牟令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勅令還牛亭
 長仍不還恭嘆曰化不行也魏畧云涼茂除臨汾令居
 長慙還牛不忍欺官清淨吏民不忍欺也
 設官部不忍欺官清淨吏民不忍欺也
 縣令殷哀

有異政殷氏家傳曰哀為榮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也

石崇有能名王隱晉書曰石崇年二

白聞於州郡陶氏家傳云陶遂起家為龍陽長素有清

絕請謁計日受清廉訓於百里龍遷沙者舊傳贊曰桓

清無停繫州郡清廉訓於百里無儋石之儲門絕魚米之饋故

其節治有政化百姓懷附續漢書鍾離意脩德清

淨百姓以治謝承後漢書陳寔遷書佐無事令讀孝

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

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郵諸孤哀喪紀家語孔子謂必子賤曰子治單父衆

父卹其子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撫百姓如赤子

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鳳凰集境荀氏家傳

慎刑輕罰曰鍾離意遷堂邑令鳳凰集境荀氏家傳

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鸞鳥集學東觀

鳳凰集境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之鸞鳥集學東觀

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官掾長

沙豐為張雅樂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翔翔復上縣庭

屋十餘虎即出界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為繼虎皆

渡江續漢書劉平為全椒長先是縣多虎百姓涕泣

續漢書云曹褒遷陳留令虎皆南渡江去男女號泣崔氏

字子玉為汲令遷濟北相卒官汲縣吏民男巨先治

女號泣遂累石作壇春秋祀之立碑頌德也樂恢剛直續漢書

劇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樂恢剛直續漢書

守陽令在朝歌稱神官後漢書云虞訓為朝歌長訓到

職剛直設官部縣令

設官部

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
 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遂殺賊數百人又潛
 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經縫其裾為識有出市
 里者吏輒禽之由是舉縣畏憚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
 京師肅清又云周行為涇令下車嚴盜賊省減續
 書鮑昱為此陽梁車以不慈免其姊往看暮而踰郭
 令盜賊省減為趙成侯以尹敏以倉漏免為續漢書尹敏
 入車刑其足詳姊妹以尹敏以倉漏免為續漢書尹敏
 為不慈免之詳姊妹以尹敏以倉漏免為續漢書尹敏
 縣倉漏三劉類託疾流聞州郡北堂書鈔魏畧云劉
 二人皆有色好之無由乃託疾許卧齋中佯增虛堂
 病引內官屬陰伺知之莫不曰疾許卧齋中佯增虛堂
 懸鏡宋史陳良翰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俗
 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以指畫
 何術良翰曰無術但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以指畫

心獻徵錄云明徐甫宰為武平程鄉二邑令嘗所賴
 調停唐音為雞澤令嘗言於太守曰上司各行所見未
 有司不知調停則民若無所措手足矣惟知自檢又弘
 潘鏗授蒲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有巨猾張某者好
 敗官政或諷鏗殺之乃笑曰獨非民耶吾知自檢而已
 矜卹孤羸公漢周澤為滎池令奉代輸下戶督賦役
 不忍迫下戶或懷附流亡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
 以俸自輸租其能均役他邑遼史云馬人望咸雍中第進士為松
 望請於中京留守蕭叶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
 百以事聞於請紓稅限宋史葉顥知上虞縣凡徭役
 朝悉從所請請紓稅限宋史葉顥知上虞縣凡徭役
 付吏民所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
 戶租至庭親視其人咸便之帥漕令今歲夏租先期送
 設官部

什之八顯請少紓其期帥怒及麥大熟
民輸和反為諸邑最帥大喜許薦於朝
元初料民而居少為隱實者誅籍其家
民聚口而居少為隱實者誅籍其家
吾所甘心由是賦論遣就學宋史云炳
敏大減民皆富完論遣就學宋史云炳
就學於是從學翁然邑人自是有所矜
思三日又李壽紹興八年進士第知
三日復來迄人以訟為恥又楊簡知
悔艾無訟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
無盜警路不拾遺紹興五年召為國子
縣民隨出境盜者還遺弘治間周盛為
外呼曰楊父盜者還遺弘治間周盛為
竊其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盛
為鄰里如是貽之斗米而遣之居無何
者謂之乃向賄米盜也一縣清水明鏡
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開

良翰行狀公知温州瑞安縣或問公何術
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
如衡山堂肆考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
庭如水翰苑新書云宋李燾知雙庭中
凡仕都下者各為其縣擇令無錫縣有
官顯者十餘人為其縣得鄭海亭溥為
儉中常與民相安為寬平客或見溥坐
庭中常與民相安為寬平客或見溥坐
鬼神破膽景苑詩孔帖云李景為洛陽
語聲曰古今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
我輩可以他境而食兼開戶視之無物
鬼怕進戲錄云正德初王勳為涑水令
鬼怕進戲錄云正德初王勳為涑水令
畏忽傳呼王勳來思急竄伏問何故鬼
鬼怕由是勳廉名徵於內庭特詔旌異
為天下所治者三吏治縣乃以錫知
設官部

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
 一判不移山堂錄
 不媚按君錄
 起鳳為紀
 街嚴重可
 皆掩口笑
 任官吏皆
 行劇何耳
 御史竟以
 令郡循吏
 守怒通判
 敢仰視又
 濟威未幾
 視里人亦
 為御史撓
 三反宏三
 執人謂必
 獲罪矣項
 竟薦之曰
 縣項

廉令獄
 見賊數百
 抄掠州縣
 元史許義
 切誅之母
 而盜非天
 狀上治盜
 起旁邑而
 江者多送
 繫一重囚
 縣門鄉無
 以所聞薦
 詢其故對
 高安寧化
 不謂賢哉
 令能不為
 宋史云周
 聖二年進
 士歷知入

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
 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脩葺田疇皆舉闢至縣則
 肆無賭博市肆不喧譁夜宿於邸聞更鼓分明以是知
 其必有善政也詠歎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
 日同薦射洪第一機宋史云張士遜治鄴民遮射洪首不得去
 於朝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江東三峯唐書云
 吏能遷金州張雍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漂水令皆
 伯華遷金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峯
 有治績宰相宋史劉摯字莘老嘉祐間甲科歷南宮令
 河朔三令其賦其重輪綽匹折稅錢五百綿一兩折
 錢三十民多破產摯獨旁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
 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從其議自是絹為
 朝廷三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從其議自是絹為
 錢千三百綿七十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
 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黃莘魯公浦合璧事類
 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萊公柏又寇準
 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

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松關留鄭唐書鄭至道知
 比為甘棠謂之萊公柏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
 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鄭故事諭民篇尚存
 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篇尚存
 賜名路嗣恭字懿範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
 緋衣銀魚山堂肆考云唐李頌學為武仙令換縣皆
 理漢書薛宣字子贇小無事其左馮翊穎陽縣人其令薛恭未
 恭換縣二人領眾事不治長眾事不治常沉醉先主
 後兩縣皆理眾事不治長眾事不治常沉醉先主
 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持冰鑑劉獻壁為元城令
 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器持冰鑑劉獻壁為元城令
 比上考父老持冰鑑以送之曰某等日罷里長山堂
 宋慶曆時張揆知益都縣罷里長山堂
 租自輸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烏程謠
 元史云于文傳調烏程尹平反尤多異政治行為諸
 州縣最韓鏞為浙西廉訪司作烏程謠以紀其績
 設官部

廬山高宋史劉渙為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
 然節作廬山詩以美之陽陽與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
 風亭合璧事類類而游心塵垢之外然無戚戚意
 其必縣樓鼓鼓山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
 世傳宋大幸有黃綱被擊出頭來早放衙網被東坡詩註貸
 饋士客唐書錢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
 簿獨微無有乃垂白尚為百里為山堂肆考云宋吳靖
 表署掌書記垂白尚為百里為山堂肆考云宋吳靖
 日讀五車書辛若十年不得綴鴛鴦班治裝不滿一
 車一車父老及諸生道送父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試
 一縣自效唐書裴行立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負殿

不得進合璧事類云唐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
 人豈負殿不得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
 德耶擢監察御史威姦惠鰥重典以威姦惠鰥太和
 鰥寡盛德遺範唐書云韋思謙遺範盡在此矣陽安石子也
 慈於撫字明於聽斷水令王勳庭無煩冤野無凍
 餒陳銅蝗不入境雨不出疆永樂間王源羣吏
 奴僕百姓妻子厲昇為青田令青田在萬山中與閩接
 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
 縣令五

原詩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
 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

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潘尼贈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桐鄉建
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
銘旣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
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
本自貧被裏恒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
後人
唐杜甫會白水崔明府詩曰今日潘懷縣同
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
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爲共差池
又七月一日題終

明府水樓詩曰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
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
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
李商隱至裴明府所居詩曰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
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
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
伴灑煩襟
明高啟送石明府之崑山詩曰茂苑行春
罷攜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
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爲有船舶通
又送何明府
之秦郵詩曰
何曾三爲縣令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都荒不計

程一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
戍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歎息君來應有故鄉
情 又送哲明府之新淦詩曰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
城下楚帆開憑誰爲報清江吏麥雉鳴時縣令來 又
送梅侯赴錢塘詩曰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尚蕭
條盃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消重見花開非舊
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醺酒江亭看晚
潮 徐賁送張明府詩曰每喜論文久何堪又送行壺
深淹別酒歌短促離程水驛孤臨渡寒山半隱城潮生
知海近水落見秋清 又送葉知縣詩曰黃葦丹楓葉

落時水雲漠漠雁來遲秋風長是身爲客已自傷心況
別離 貝瓊送朱質夫赴寧遠令詩曰萬里番禺自漢
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煙外山湧瓊臺雪浪
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
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王紱送張令詩曰作宰麻堤去
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臘釀多藤酒春
禽半竹雞到官應有便莫惜寄緘題 錫溥送蔣知縣
復任丹陽詩曰綠酒紅亭紫禁東不堪行色苦匆匆正
期霄漢登黃霸又見江湖復魯恭沙氣半蒸梅子雨浪
花初過鯉魚風道途跋涉須珍重自古循良簡帝衷

羅玘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詩曰出宰河源縣非
是黃河源維彼黃河源其名爲火敦華言星宿海或曰
此天根君能如火敦身高在崑崙塊視人間世此縣安
足言請將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縣令如君行行信魚
豚 鄭善夫送楊明府入覲詩曰雙闕層霄上三山滄
海邊雲達望鳬舄明府似神仙曲鼓離城調琴希清廟
絃煩君告天子百姓尚顛連 王穉登送孫明府知崇
明詩曰昔年芸閣侶鳬舄向南征官俸魚租入衙齋蜃
氣成問程看日出到海聽雞鳴地僻無官長何須束帶
迎 高啟送長洲陞吳縣令詩曰青山隔苑橋改邑去

非遙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
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袴謠 錢希言贈翁鄞縣詩曰
四明二百八峯盤霧閣雲窗綠玉寒不信謝郎爲縣令
三年騎馬未曾看

原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太顓爲政建
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
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
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
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曖曖元路北至考城勸茲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

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
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傳渾
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
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
矣弱冠而應武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爲政也同厲秋霜
等惠春日刑不濫疎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
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攜
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顙顙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
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
惠我咫尺於以具瞻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

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
旣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魯有垌斯記君有遺
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原贊晉孫綽孔松楊像贊曰君德旣純固基宇高遂荆
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溫恭篤誠善誘
勤勸外身崇物非躬厚人指爲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
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
冰澤侔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
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孫楚梁令
孫候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旣往受

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唐李嶠授鄭仙客長安縣令制曰勅朝散大夫行鼎州長史鄭仙客識量淹通理懷沉正攝官無怠歷職有聲三輔名畿五方雜俗求人之瘼惟帝所難宜遷題坐之風俾試鳴絃之化可檢校長安縣令散官如故

原啟梁任孝恭辭縣啟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劉孝儀除建康令謝

啟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操彈渭城遊徼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摺輕綏飛駕且見爲榮

增記唐李白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曰魯境七百里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衝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夫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青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埒有如此焉公溫恭克脩嚴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

彌間剖劇無滯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
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
無遊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嘯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
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
路仁者昇其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
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
誦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
者也

增碑唐楊炯益州溫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曰若乃左太
冲之詠史下寮實英俊之場稽叔夜之著書賤職爲老

莊之地孔宣父中都之小宰陳仲弓太丘之一官是以
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窗言偃則鳴絃東
武抑揚足以儀四海顧盼足以破三軍代有人焉於斯
爲盛公諱某樂安博昌人也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溫
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面通秦越之鄉左右挾
巴涼之地風煙可接懸車束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
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經則有五千
餘里金城石郭還聞上代之風國富人安時聽中和之
樂於是乎龍泉獨斷龜兆旁求品命千名封疆萬戶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